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九十九回 屈知縣以直報怨 楚郡主因公濟私

向眾人道：「我在雁奴峒，夢見峒母囑咐幾句言語，俱應驗；只有沙射千日四字。但作含沙射人之意解之，不料更有峒妃姓射，呂夫人姓沙之應，則我之受蠱，非旬月可癒之事矣！我在赤身，已略得把柄，本擬與四大戶定議，即為剿除。不料得此意外之禍，即可解救，亦須待二三年後，再來定奪。」因把前事，約略敘述。說：「我的馬快，二位休空費跋涉！」竭力止住應龍夫妻。次日黎明，素臣上馬獨行。午後，已至上林，羊運接見，備問入峒之事。素臣約略說知。羊運大喜。並告以受蠱醫緣由，羊運大驚，忙備酒接風，請岑猛陪席。鬆紋來見，知道受蠱之事，各懷驚懼。素臣安慰道：「我受蠱以後，覺著心煩，即依神猿之言，將避暑珠摩運，便覺受用，想來還有可救。聞廣東高州府浮梁山中，有一處女，能治此病。我明日即行，馬力甚速，待應龍到來，可與他說知，斷斷不必前往。但令金硯隨後探信，回復你們，以免懸憶。」因向岑猛說道：「我去後，赤身彌兩處發動，必乘州縣無備，攻城略地，不能專力來與爾等弟兄為難。可同鬆紋堅守土堡。羊兄當連夜申文右江道告急，馬道尊係當今名人，必有接應，切勿輕出與戰。如不發動，即俟我來，設法剿除，切記，切記！」岑猛等俱唯唯遵命。次日，素臣起程，岑猛等憂疑送別，鬆紋痛哭，伏地不起。素臣揮淚上馬。那馬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也不由素臣做主，忽南忽北，望東而馳。直到次日日落時候，至一山中才住足，問著樵夫，方知即係高州府化州之浮梁山。素臣驚駭，此馬能識足所未歷之途，知人所吐之意，洵神馬也！因下馬請樵夫領至處女家中。一個老者出迎攀話，方知處女即老者之女，姓韋名清，年已四十五歲，精於醫理，兼能解除蠱毒；立誓不嫁，奉養父母。素臣述知來意，老者道：「小女看脈俱在清晨，客人遠來，請權宿一宵，明日令其出診。」因喚莊僕牽馬入內，自己陪著素臣晚膳。素臣兩日未食，狼餐虎嚙，一卷而光。把老者看得呆了，說道：「客人如此食量，即受蠱毒，定是可治！」送入一間客房內住下。明日清晨，處女出見，素臣看去，是個端莊聰慧之相。當把病原說出，處女失驚道：「據客官說來，是不治之症，不必診脈的了。」素臣道：「久聞大名，專治蠱毒，故不遠千里而來；何以不用診脈，即知為不治之症？」處女道：「奴幼遇異人，只專治一蠱之法；若有雙蠱，即屬難治，況七蠱齊下乎？客官當速趕回求解，否則歸家待盡，即神仙亦不能救也！」素臣道：「神仙渺茫，亦斷無趕回求解之理，惟歸家待斃而已！」沉吟一會，復把服蠱毒後，每遇心煩，即將避暑寶珠摩運，便覺受用之處告知。處女道：「如此說，或尚可醫，且診一診脈再論。」因將素臣兩手腕脈，細細診視，說道：「派息俱亂，無從察識病情，大約還是不治之症。」素臣求方，處女道：「病情不識，從何開方？必不得已，可以甘草鬱金代茶，每日頻服；以鬱金解蠱毒，甘草能解百藥之毒故也。然非對症之藥，奈何？」說罷，蹙額進內。素臣無奈，取銀一錠，送與老者，辭謝上馬。那馬卻立而不動。

由著素臣拉扯，四足就如生根一般。素臣不忍鞭策，因囑咐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彼既不肯用藥，強之何益？前去即有不測，亦屬定數！我急欲回家，勿阻我也！」那馬嘶鳴數聲，然後動足，一步一蹣，蹣至午後，走不上七八十里，到一關口，被守關兵役攔住，說是欽犯，連人連馬，解到茂名縣來。縣官正在審問一起姦情，吩咐押在一邊，候審畢帶上。兵役稟道：「這是奉旨緝拿欽犯，應先審供收禁。」縣官喝道：「既拿到官，怕他飛去不成？」吩咐庫上先支五百貫賞錢，給付兵役，其餘俟解府後傳領。欽犯著值日差役看守，候本縣審過這案，親自解府動問。素臣看那縣官，認得是同縣屈伯明。暗付：他是丙子丁丑聯捷，不知幾時選在此處？那柯渾是茂名縣人，冤家路窄，難免報復之累矣！再聽那奸婦口供，卻正是柯渾之妾，與和尚通姦，被同居族人拿獲，供詞牽涉柯渾妻女。素臣暗思：天道好還，怎便巧設至此？伯明雖係正士，恐未免假公報私，直容到底，以泄前怨耳！那知伯明把旗鼓敲響，喝道：「律載指奸勿論，你只把自己與禿奴通姦情節供明，不得誣牽主母，致乾重罪！」吩咐值刑人役，看拶子伺候。那妾被喝，就不敢牽扯。素臣暗暗稱贊：伯明以直報怨，出我意外！所謂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可愧可敬！素臣以口問心，反覆計較，反將自己天大禍事，丟在腦後去了！伯明審畢，將和尚枷號出去。奸婦杖責釋回。值日差役稟帶欽犯錄供，仍被喝了下來。當堂令吏典清出供單，過朱加讞，疊成案卷，用印鈐封，然後喚素臣上去，天已昏黑。差役呈上圖形，伯明不及問供，令衙役取鹹水清油擦洗，現出本來面目，將九條大索盤鎖，吩咐帶進內衙看守，明日清晨解府。差役回稟：「此係欽犯，應收監鎖。」

吏書亦跪稟：「例應收禁。」伯明向吏書耳語道：「便因是欽犯，故須鎖封內署，本縣同合署家人，徹夜看守，不便放在監中，致有意外。須知此犯係本縣獲解，當不次超遷，若有疏虞，便身家不保；監獄雖雲嚴密，禁卒半屬無知，通情釋放，事所常有，安得不慮？本縣之故作遲留者，恐一經解府，府中即攘以為功，須連夜趕繕稟帖各上司，方無後悔耳！」吏書連連叩首，說：「老爺所見極是。」退與差役等說知，俱服本官之高見。伯明退堂，候至更餘，密令解放鎖鏈，送酒飯與素臣飽餐過，即出拜見，約同逃避。素臣道：「弟所犯何罪，至於圖形緝拿，兄係職官，豈可同逃，致罹重禍！」伯明道：「朝事大變，老先生尚未知道。權禹之殺，札實巴之貶，國師、勒監訪知，皆出自老先生，恨入骨髓。乘著安貴妃欲謀廢東宮，因起大獄，說老先生蠱惑東宮，擅廢親王，殺戮無辜，報復私仇。聞說東宮賜老先生詩，有『朕與先生換紫袍』之句，故畫影圖形，要緝拿到京質審。虧著周太后及女神童力救，東宮尚在未廢，現已禁絕與朝臣往來。懷恩謫守孝陵。皇甫毓昆革職拿問。兵部主事劉大夏，因諫此事，廷杖謫戍。景王已復王爵。國師加封法王，大智慧佛。靳直賜了蟒玉，兼管西廠。靳仁封威寧伯爵。漢末張儉，不過一虛名無實之徒，而一時之人，不惜破家亡身，延納恐後，況老先生為當今第一人乎？逃而獲免，國家之福，倘不獲免，使晚生得與賢者同禍，何幸如之？晚計已決，願老先生勿疑！」素臣大驚失色，取出東宮賜箋，遞與伯明看道：「既因此詩圖形緝拿，現在詩內並無朕字，正該進京質審，以明東宮心跡，吾兄怎反欲同弟逃避？至吾兄既經出仕，即應盡職；奉旨緝拿之犯，何可私放？廢君臣之義，而篤朋友之倫，既悖於理；吾兄逃後，必干連家屬，捐妻孥之命，徇烈士之名，亦薄於情；竊為吾兄不取！」伯明道：「老先生到京，即發廠衛，勒直安排著許多非刑，如煨煉不成，必致死滅跡，雖有原詩，何能上陳御覽？勒直謀逆，只礙著老先生一人；故文書內指明易容之事，多差心腹在外緝訪。老先生朝至京，則東宮夕廢矣；東宮夕廢，則靳直朝篡矣！晚生既為臣子，自當盡忠君父；私放老先生，正以盡臣職，非廢職也！即捐妻孥之命，亦所不恤！況晚生亡室，因那年奸僧之事，雖未受污，不勝羞忿；復因柯渾縱放奸僧，把捉拿之人反行責打，忿極自縊。晚生立誓，終身不娶。所生幼子，育於外家，既差家人星夜趕回，托之密友，以延先人一脈，更非捐妻孥之命以徇名耳！」素臣方知其妻孥並因柯渾致死，愈服其量。將言仔細思量，實是有理；因道：「承世兄高誼，固足感泣。但與兄同逃，必由城門而出；弟今日被拿，自己合府喧傳，守城兵役，豈無盤詰？現在署中僕從，孰無懼禍之心，你我即逃，必累及於彼，又豈能任我們出署？」伯明道：「晚生若與老先生同逃，是避影而向日也！府尊王怨，是當今第一流人物；因晚生與老先生同鄉，推愛屋烏，相待極厚。靳監之謀，皆由府尊而知。府尊久與晚生約言，雲靳直訪知老先生由川入廣，倘由此地拿獲，即當釋放，以緩勒直逆謀。令晚生入府藏匿，府署有常平倉，可通入內，府尊特令心腹僕人看倉，暗中接引。今日兵役解縣，自必稟報府尊，大約此時已在懸望。老先生本領，是晚生知道的，只消越城而出，何由城門盤詰！當年薛文清將被刑，王振之蒼頭泣於爨下；晚之諸僕素感老先生忠孝，知晚欲私放，無不喜躍，有願回南寄信者，有願隨晚至府署者；老先生可無慮也！」素臣道：「弟不知三原王兄現守此府，兄若得藏彼處，弟可放心！尊價俱有同心，足徵吾兄家政。弟非文清，謬叨錯愛，實足愧耳！但有一件，我那匹黃馬，係千里神駒，將來全仗其力，必得帶他出城方好。」伯明道：「馬現在廊，但恐不能越城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此馬登山過澗，如履平地，越城非所難也！」伯明道：「既能越城，晚與老先生從馬廊出去，順帶同走便了。」

素臣大喜，即隨著伯明，來至馬房，牽了那馬，從廊內開出。

伯明指點上城路徑，自領家人，向府中潛避。素臣上得城頭，那馬早知人意，即行躡下。素臣隨後越出，跨上馬背，只一躍，已過城河，落荒而走。素臣囑咐神馬，行止俱聽其便。那馬真個或遲或速，或行或止。走了兩三日，卻俱在荒山野道中，不由城市。到二十九日，忽地馳入近城一個圍場中來。素臣見將弁羅列，兵卒眾多，恐被識破，正自驚慌。耳中忽聽一片聲嚷道：「是

了，是了！好個，好個！」四面齊上，把素臣裹在中間，擁進了城，竟入一座王府之中。

許多內監扶掖素臣下馬，送至宮內密室，扣門而去。素臣暗忖：此必楚王之府，但不知何故，甚是疑訝。少頃，一個小內監送一道香茶，兩個宮女抱著被褥，在裡一間榻上鋪好。須臾又一小內監送上一盤檳榔。以後連一連二，酒飯茶果，絡繹遞送。素臣不安，叩其緣故，既稱不知，請見主人，又不代稟。暗忖：楚王賢明，諒無意外！但歸心如箭，豈能逗留？欲題詩謝別，破壁飛去，又不忍棄此神馬。遷延數日，蟲毒漸發，心中忽清忽渾，腹中似痛非痛，只貪睡不貪飲食。但記處女之言，討吃甘草鬱金湯而已。

如此月餘，已是十一月望日，忽然心腹絞痛，忙取辟暑珠摩運，雖然少減，卻自此身熱不退，腹中時痛，口內常乾，神思昏亂，臥床不起。一日，內監報說：「王爺回府，來看文翁。」素臣強要掙扎起來，王爺已進房看見，忙止住道：「先生病中，豈可勞動？寡人不敢為禮，俟貴體安和，再伸主人之敬。」素臣以頭叩枕。王爺便坐榻邊，說道：「寡人現備蒲長沙，聞先生奉旨緝拿，日夕憂慮。幸小女頗通皇極之學，曾齋沐三日，占得一數，知先生在廣西受蠱，於某月日時將至楚郊。因令宮監們借獵迎候，留先生下榻養病。寡人入覲未回，小女因有男女之嫌，不便出見，故但令下人伺候，一切疏慢，尚祈見原！小女說先生受毒甚深，非旦夕可癒，然於大體無礙。望先生寬心調攝，為國自愛！」素臣心中半明不白，腹內又在絞痛，蹙著眉頭，但稱感激遵命，垂淚而已。楚王向內監宮女說道：「文先生病勢已盛，你等朝夕當百倍小心，不可懈忽！」吩咐畢，辭別入內。素臣這病，自成化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起，直至成化十年七月初十日方愈，除去小建十六日，連著兩閏月，整整病了一千個日子，一千日內，輕則昏沉譫語，轉側呻吟；重則胸腹絞痛，發狂呼叫。全虧楚王郡主輪派宮女內監，小心伏侍，寒即加衣，渴則進飲，抑搔摩按，蓋覆掖持，沉重時，大小二便，俱不避穢褻，揩拭抽墊。謹依素臣之言，每日以甘草鬱金湯代茶，方得漸漸輕可。素臣感激，極口勞謝。宮女及內監俱道：「我們不過五日一班，輪流承值，算什麼辛苦！只有郡主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有一年多些，才是辛苦哩！」素臣聞言，涕淚俱下。暗忖：發病時曾聞楚王述及郡主占數之事，莫非是趙芮夫人，因我曾愈其病，假此相報？以千日之德，酬一劑之功，施輕報重，怎生消受！但他係已嫁之女，如何經年常住母家？若另有其人，愈難生受！文白，文白，將何以報郡主之恩也！自此調養半月，病已全愈。楚王於內殿大排筵宴，款待素臣。素臣叩謝，楚王拉扯不起，亦跪地答謝道：「先生乃國家梁棟，棟折榱崩，寡人亦遭覆壓；且上關社稷，下係蒼生，偶效微勞，敢當過禮！」素臣道：「文白狂愚，豈足係國家輕重？承大王垂憐，生死而肉骨之，即銜環結草，猶未足酬萬一耳！」拜謝起來，復跪下去道：「大王之恩，固屬天高地厚！並聞郡主憂勞，逾格過分，令文白粉骨難酬，萬死莫贖！因尊卑之隔，男女之嫌，不敢請見，謹望宮百叩，以謝鴻慈！」楚王忙扯起來道：「小女亦為社稷蒼生起見，非但為先生也！」入席後，問及受蠱之故，素臣約略把入廣以後事情述知。楚王道：「先生為國防患，不避危險，不顧性命如此，怎猶以寡人父女之微勞為念？至廣女下蠱，過期必死，先生兼受七蠱，而仍得痊癒；固由稟受不同，亦社稷蒼生之福也！」命內監取大杯斟滿道：「寡人與先生同乾此杯，為國家稱慶！」素臣酒乾，因問國事。楚王道：「國事日非，惟賴有先生耳！但先生此時未得寸柄，言之無益，徒增憂歎！今日為先生起病，當盡一日之歡，明日再與先生細談。」因令傳忘憂、賜環兩才人出來，清歌侑酒。須臾，一隊宮女各執樂器，簇擁兩才人上殿。忘憂斂衽而歌道：蘭陵美酒鬱金香，玉碗盛來琥珀光；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？歌畢，手奉玉碗，滿泛鬱金香酒，送與素臣。素臣立而接飲。

楚王道：「舊作雖佳，不如新制；先生高才，堪與謫仙並駕，請和一首，令賜環歌以侑觴。」因命內監取過文房四寶，鋪放素臣面前。素臣觸起思鄉之念，援筆立成一絕道：管弦風裡美人香，玉手慙慙奉夜光；醉臥氈氍扶不起，又揮雙淚到家鄉。

楚王擊節歎賞道：「每句每字，用意俱較青蓮加倍，覺原唱淺而和句深，真可突過前人矣！但本欲先生忘憂，反動先生之憂，非主人本意；寡人受罰一杯，並敬先生一杯！此詩仍命忘憂歌唱，唱畢，令賜環進歌，也求先生和句，要取賜環之意，為先生異日功成奏凱之兆，卻不可自謙，以辜主人之望！」因各乾過一杯。賜環唱道：馬掛微鞍將掛袍，柳梢枝上月兒高；男兒要掛封侯印，腰不常懸帶血刀。賜環唱完送酒，素臣一飲而盡。即展開花箋寫道：解甲彤廷換紫袍，回天功比日星高；男兒肯為封侯印，曾記臨行賜寶刀。

寫畢，送上楚王雲：「非敢自誇，承大王之盛念耳！」因取出東宮賜箋，說道：「大王請看，原詩何來朕字？乃為奸豎指鹿！前在茂名，欲以此辨冤，為縣令屈明勸阻。」因述屈明之言，道：「不知大王以為何如？」楚王大喜道：「出之先生，言之非誇。詩意緊對東宮賜箋，尤見念念不忘忱悃，他日功成奏凱，定於此詩矣！原箋奉還。屈伯明之言，真屬老臣之見。今日只宜歡飲，明日當再論也。」因令賜環按節而歌，歌完，奉上三大碗。覆命眾宮女奏樂，兩才人雜歌原和四詩，輪流奉酒，直飲至深更方散。

次日，楚王出陪早膳，素臣再詢朝事。楚王太息道：「朝政日非，兵戈四起，江西、山東民變未定，四川、廣西苗峒復亂，東倭入掠，北虜內侵，而各處奏報慶雲、甘露、岐麥、瑞谷無虛日；僧人進封法王、西天佛子、大國師、國師、禪師，道士封真人、高士、正一、演法等位號者，至數千人；賞賚廩祿，庫帑一空，橫徵加派，民不聊生，此真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先生有撥亂反正之才，而螻屈難伸，羊藩未撤，銅駝荊棘之痛，將與古人同淚，為之奈何？」素臣急問江西民變之事，楚王道：「聞說江西昔年大災，有一在籍鄉宦，捐囊賑濟，後被奸民詰告西廠，著差緹騎往拿，百姓公憤，將緹騎打死，官兵屢敗。現在議發江南、湖廣、福建三省兵去會剿哩。」素臣大驚道：「那鄉宦是何姓氏？作亂之地是否豐城縣地方？」楚王道：「那鄉宦記不起他名字，是個複姓，卻正是豐城縣地方。」素臣涕淚俱下，把藏銀代賑之事，述了一遍。說道：「這禍實由文白而起；白有老母，寄居豐城，東方之禍，復由於白，顧不得圖形緝拿之事，只索連夜趕回江西去出首的了！」楚王道：「先生出首，以飛蛾投火耳！豈能救東方僑之禍？令堂亦何由出險耶？」素臣哭道：「文白此時方寸已亂，即不能出險，亦願見老母一面，同受禍害，無能計萬全矣！」楚王再三阻勸，素臣痛哭欲行，雖不敢如豐城署中徑自起身，卻已如熱石上螞蟻，刻不能耐光景。楚王見素臣情急，正在著慌，恰值內監送上抄報，楚王開看，喜動眉宇。及看完了，即命宮女斟滿大杯，送與素臣道：「此社稷蒼生之福也！寡人與先生同飲三爵。再請看報。」正是：

百變不窮山鬼伎，一驚即起蟄雷聲。

總評：

柯渾之妹既於島中出丑，其妾復於本邑犯奸，貪酷官吏可以知警。妻女之奸雖未得實，而丑聲已播，湔洗不清。伯明夫人當含笑於地下矣。

伯明以直報怨，幾於以德報怨，固屬人情所難者。乃因素臣小人之、君子之腹兩言，即調伯明德量高於素臣，此殊未然。凡小人遇事局外則公，局內則私；君子遇事局外則恕，局內即嚴。恕以待人，嚴以律己。素臣、伯明易地皆然，未可軒輊。觀後文文龍審自玉姦情，於屈明正同，豈素臣德量反不如文龍耶？胡致堂、因尹啟莘輩，論史不知此意，冤屈古今賢杰不少。

伯明欲棄官同逃，凡誼士皆能之。素臣侃侃責備，亦只以誼士目之也；使早聞伯明朝至夕廢、夕廢朝篡之說，少不以悖理薄情之論苛之矣。為我而棄官，我不以為德而反責之如此，自非素臣孰能言之？漢末鉤黨之禍，如伯明者多矣！如素臣者何人？且如伯明者，亦皆廢識而非盡識，則亦無一如伯明者也。作者矯首天外，肯墮入他書巢臼、尋常搬演一折掛冠全文之雜劇耶？

王怨、伯明篤於君臣，熟於時勢，其欲釋素臣，宜也。伯明諸人，俱願隨主潛避，釋放素臣則誠可謂信及豚魚矣，又豈尋常搬演一折掛冠全文之雜劇可比！

馬入圍場並不攔阻，反裹擁入王府宮中密室，扣門而去，豈非奇事？宮女鋪設被褥，復作留宿之計，更奇！叩其緣故，既稱不知；請見主人，又不代稟，則尤奇！直待楚王說出借獵迎候，留住養病，其故始明。而其女何人，何為而忽齋沐起數，仍在黑魘之地，不可了了。作者每作如是悶人之筆，老人讀之，頭目輒有發脹；讀他書即永脫此苦。而又斷斷只讀此書，不讀他書，恐世人於老人此故，亦在黑魘之地，不可了了也。